

你还欠我一堆书

□ 吴平 (安徽合肥, 保卫科职员)

我现在所居的小区刚刚建成交付时, 物业保安是清一色的年轻小伙, 一个个腰身挺直阳光帅气, 待业主也极度热情细心。搬新家的那天, 一个皮肤白净眼睛很大的年轻保安就主动跑过来, 忙前忙后地帮我们协助搬家师傅开关电梯, 招呼他们注意安全。妻子一旁看了心花怒放: 我当时建议买这个小区是对的——保安就是小区的窗口! 你看, 这小伙多精神, 多热心!

后来, 我和那个年轻的大眼睛保安混熟了, 知道了他姓何, 23岁, 刚从一所三本学校毕业。听说我工作之余通过了司法考试, 小何告诉我, 他一直向往律师行业, 自己也正计划着先通过法考一步步实现这个梦想。之后, 他来过我家几趟, 借走了

一大堆应试所需的相关书籍。我鼓励他, 加油干, 你可以的! 他也认真地对我说, 谢谢吴大哥, 我一定会努力!

半年后的某天, 我突然惊讶地发现, 小区的物业保安不知啥时候已经悄悄换成了一批六十岁左右的中老年男性, 他们依旧穿着之前的同款制服, 依旧每天在物业楼前集合列队晨训, 但和原来那批精神帅气的小伙子们不能比。妻子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瞪大眼睛问: 咱小区换保安了? 那群小帅哥呢? 还有那个大眼睛小何呢? 我猜着回答: 他们年轻, 估计又被换到哪个新交付的楼盘去充当门面了。

昨天一早, 路过物业楼, 看到八九个中老年保安立成一排, 正在接受他们头头

训话, 还有一个带着红袖章的貌似队长的保安拿着手机在一旁弯腰拍照, 我惊讶地发现站在前面训话的竟然是小何。

九年不见, 大眼睛小何当年的那身保安服已经换成了白衬衫蓝领带和笔挺的灰西裤, 三七开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他的腰身明显发福, 靠在屁股后的左手攥着一个笔记本, 右手在胸前不停指点, 嘴里硬硬地说着什么, 样子挺威严。

晚上到家, 我给妻子聊起小何。妻子开心地说: 想不到这小子挺能混, 居然回我们物业做秩序部长了, 改天我去找他, 问问地下车库能不能匀一块停车位租给我们。

我没搭话, 一个人偷跑到小阳台抽烟。我突然想起来, 小何好像还欠我一堆书。



这个咖啡馆不一般

□ 王元佑 (上海, 大学生)

我参加了一个名为“死亡咖啡馆”的活动。在这里, 我对话了几位死亡咖啡馆的带领人, 试图和他们一起, 打开面对终极话题的窗口。

左阿姨今年70岁了, 如人们印象里的所有东北大姨一样, 说话直爽、敞亮。因为父母去世的触动, 她萌发了关注死亡这个话题的念头。最开始左阿姨的心愿, 是“到全国各地敬老院, 一个敬老院待仨月, 跟他们聊聊这个话题, 做完了就走下一个”。后来女儿生孩子, 左阿姨就来到上海带孩子, 但她从未放下自己的心愿, 一有机会便寻找机会投身临终关怀和死亡教育。终于, 她发现了死亡咖啡馆活动, 又渐渐从

一位参与者成为了带领人。她需设计方案, 参加学习, 接触各种情境, 增长见识。“我来自东北的一个小县城, 那儿根本没有这类玩意儿。”她说, “我们告诉别人不要害怕死亡, 但也不是听了你说就不怕了。”

梅利娜出身高级知识分子家庭, 父亲是研究殡葬社会学的教授, 而父亲中风卧床后, 梅利娜转行开始做心理咨询。父亲逝世后, 她想做临终关怀志愿者, 却一直没等到机会, 便先开始做死咖志愿者, 那是2019年。她们举办死亡咖啡馆的团队共有五人, 因此取名为“生死五味”, 意寓人生如同各种味道的交融。

李嘉宁今年30岁, 从2014年死亡咖

啡馆在国内出现, 就一直关注着死亡咖啡馆。在美国留学的日子, 李嘉宁就意识到中美在处理生死问题上的文化差异, 不论是国内生活中对于死亡的避讳, 还是临终时个人自主权的丧失, 都让她感觉“很别扭”。而后来回国, 她开始关注死咖带领人培训, 成为带领人。生活轨迹因此转变。调到海口工作后, 她开始在当地推广死亡咖啡馆活动, 虽然直到现在依旧艰难。李嘉宁深沉地说: “做这个, 我还有一个深藏的想法, 那就是我认为死亡, 在这个世界上, 是最终的平等。不管我们生前的身份地位如何, 最后的归宿却是相同的。”

